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梅协站起来，严肃地说：“皇军当前的任务，一是剿灭王仲、段寅这两股土匪；二是为驻洛阳皇军筹集军粮。半个月来，贾司令为县城治安付出了心血，皇军都看在眼里，我们也因此才能抽出兵力到河南（洛河以南）驻防。现在夏粮收获在即，我们要不惜代价，为皇军征收更多的粮食，做到应收尽收，为圣战出力，为天皇尽忠。”

梅协讲完后坐下。木村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向梅协背后墙上的军用

09 恩威并用

地图，一边用手指向地图上的方位，一边大声说：“据情报，王仲是偃师彭店寨人，为人仗义，强悍刚烈。读小学时，放学见叔父殴打他的母亲，二话不说，捡起石头砸得叔父血流满面。后来到大行山参加国军，被皇军打散，流落在黄河以北地区，与结拜兄弟拉起一支队伍，采用游击战术，袭击皇军，在当地影响很大。去年，王仲又回到彭店寨当了保长，上个月王仲趁皇军无暇南顾，拉起一支80多人的队伍，有长短枪120支，自任豫西抗日挺进支队司令。昨夜，王仲打算将庞公乡乡长张志明及其20多个保安队员诱至彭店村祠堂，全部杀死。”

翻译官同声翻译着。

“段寅是德高乡人。前期经历与王仲相仿，比王仲小20岁，上个月拦截国军，发动乡里青年拉起一支队伍，之后又劫持偃师县政府在南山张村的全部在押犯人，这些犯人已成段部骨干。现在段寅还在到处招兵买马，不断狙击皇军，队伍已发展到近千人，段寅自任挺进抗日游击队司令，除了长短枪，他们还拥有重机枪3挺，轻机枪20余挺，已控制了洛南南部特别是西南的大部分山区。”

梅协插话并配合着手势：“目前形势严峻，也很可怕，短短半个月时间，王、段二人就拉起这么大的队伍，成了气候。当务之急，是尽快剿灭他们。如

若不然，王、段二人遥相呼应，将不可收拾。如果八路军皮定均部再与之勾结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！”

木村走回会议桌前，说：“皇军占领偃师伊始，王、段二人并不了解皇军的政策，他们也可能像贾司令一样有识时务的眼光、胸怀和勇气，我们不妨先派人去规劝他们转向。”木村说完坐下。

梅协赞许地朝木村点了点头，然后环视左右，说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上上策。如果我们能劝降王、段二人，皇军对王、段二人既往不咎，还可以许诺二人为皇协军副司令之职。”言毕，梅协看着木村，“那么，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呢？”

“有一个合适人选。”木村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贾司令！”木村看着坐在对面的贾勋说，“贾司令是王、段二人的把兄弟，而且是二人的大哥！”

“哦——”众人把惊讶的目光都投向了贾勋。

梅协没有感到惊讶，他侧身看着贾勋。

贾勋环视众人，笑了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木村太君说得对，也不对。我们确实是把兄弟，也与皇军作过对，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皇军到来后，我与他们已经决裂，早就分道扬镳了！”

梅协看着贾勋说：“毕竟是把兄弟，

那是磕过头的。而且，在战场一块同生共死过，相信那分感情还在。贾勋君，你不妨走一趟，既是为皇军之谊，也是为弟兄之情。”

贾勋站起来，说：“听命司令官！只是，麦收在即，百姓忙于收割、打麦、晒麦，还是不要惊扰百姓为上。麦收后或秋种时，鄙人将专门前往说服。但是，丑话说在前头，鄙人很清楚王、段二人，规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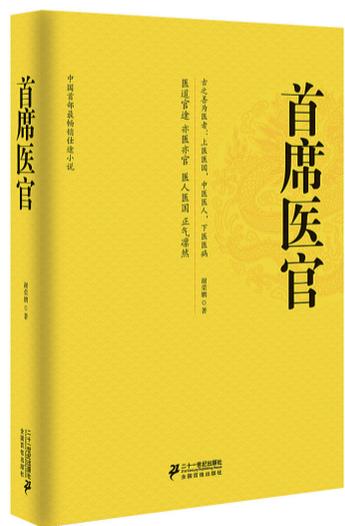
“规劝不成，再剿灭也不迟。”梅协说。

木村退回到地图前，说：“截至目前，我们已在缙氏、佛光、顾县、庞村、诸葛、寇店等地建立了据点，都有皇军和皇协军驻守。各乡的乡长、保长都已配齐，这些乡长和保长对皇军大都忠心耿耿。关于征收军粮，各乡的乡长和保长都已接受任务，届时各据点全力配合，保证军粮按时征收完毕。”

梅协听后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他补充说：“邙山上皇军没有设立据点，是因为那是贾司令家乡所在地，民风淳朴，百姓都是皇军的良民。今后，邙山上的治安由贾司令全权负责，乡长、保长的委任，都要报经贾司令的同意。当然，邙山上各乡村军粮的征收也委托贾司令负责。”

梅协对贾勋可谓恩威并用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曾毅听了笑着说：“看师哥说的，我哪有吃什么苦？闲云野鹤，不知道有多逍遥自在呢。”

邵海波知道曾毅是在宽慰自己，说：“现在好了。以后你就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，咱兄弟两个好好干，不能丢了师父他老人家的脸。”说着，他就要帮曾毅提东西，“外面天热，先到里面凉快凉快吧。”

曾毅手上并没有别的东西，就那个木头箱子。这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古朴沧桑，暗红色的箱面上雕刻着一束

04 中医实习生

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惟妙惟肖。箱子两头各有一只铜环小耳，用绳子一穿，就可以背在身上。

邵海波的眼泪又差点儿掉了下来。记得当年曾老爷子每次出诊，都会背着这个行医箱，如今东西还在，人却已经是阴阳两隔，怎能不叫人感伤呢？他赶紧吸了一口气，才抑制住激动的情绪：“以后这箱子就放在家里吧，现在医院多是坐诊，基本上没有出诊的机会。”

“背习惯了，到哪儿都会带着。”曾毅笑了笑，提着箱子跟在邵海波后面。

“你嫂子知道你来，一大早就开始准备接风宴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，晚上咱们不醉不休。”邵海波多年心愿得偿，高兴得很，“医院这边我也都说好了，一会儿就带你去报到。等实习一段时间，有了资历，我再帮你争取个好的职位。”

曾毅笑着点头：“谢谢师哥，有什么好事，你总是第一个想着我。”

邵海波顿时板起了脸：“以后像这样的客气话，都给我收起来，我不爱听！”

省人民医院的大楼，九层以下是各科的门诊以及化验科、影像科、血液科这些对外科室，九层以上，则是行政管理部所在，人事科就设在第十层。

有邵海波领着，报到手续办得很顺

利，只是在最后一道关卡出了点儿问题。曾毅学的是中医，而医院的中医科规模很小，只有四位大夫。按照医院的规定，每位大夫可以带两名实习生，可现在这四位大夫手里的实习生名额都满了。

“邵主任，要不去找院长说说，再批一个名额？”人事科的人建议。

换作一星期前，邵海波肯定毫不犹豫就找张仁杰申请去了。可是现在出了冯玉琴这档子事，张仁杰看谁都不顺眼，尤其是治疗小组里的那几位大夫。

邵海波现在去说，纯属自找不快，搞不好张仁杰一拍桌子，连曾毅的实习资格都得被取消。

“先挂在我的名下吧，回头再说。”

人事科的人也明白了：“行，那就按邵主任说的办。”

虽然医院的规定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。因为各科室的大夫数目有多有少，手上的实习生名额自然就会有的富裕，有的不足。在总名额不超的前提下，大夫们私下常搞一些调剂，对此大家心知肚明，也没人过问。谁还能保证自己学医的亲戚子弟，专业刚好能跟自己对口？以后谁不得求着谁！

办好手续，曾毅领到了一张实习卡，一件白大褂。

看着曾毅把白大褂穿好，邵海波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今天你就先跟着我吧。等我跟中医科那边的大夫

打好招呼，你再过去。”

“行，反正人都来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”曾毅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，自己一个学中医的，倒要跟着西医去实习了。

两人下了楼，邵海波叮嘱曾毅：“在大医院上班，和干个体诊所不同，所有的诊疗过程，都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，不能越雷池一步，否则出了医疗事故会非常被动。这一点你务必记住，至于其他的事项，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。”

这几年，全国各地的医患关系普遍紧张，有的地方甚至还存在着专业的“医闹”。医院方面为了避免纠纷，分清责任，同时也为了防止没有经验的医生误诊，就对各种病症的诊疗，比如该做哪些检查，该看哪个科室，都做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。

即便如此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大牌专家，一般的医生宁可让病人多跑几个科室，多排几次队，也不敢凭经验给病人开方下药。

这是一条高压线，绝对不能碰。邵海波别的不说，先讲这个，就是为了保护曾毅。

曾毅点头，表示记住了。

到楼下刚出电梯，就有人过来通知：“邵主任，京城来的专家马上就到，院长让大家去楼下迎接。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